

四
骑
士

第四章 四騎士之發現地點

在接續來的那些日子之中，許爾和阿爾亨梭拉度着一種染了變局疊乘的迅疾態度的熱病的生活。每一點鐘帶來一個新的消息，而這些類皆虛偽的消息，強硬地在相反的方向動搖輿論。忽而說是戰禍像是可以避免，忽而說是動員令在幾分鐘之內就下來。同在一日之中，竟表現了往常一年之中的各種憂慮，各種愁苦和各種焦灼。

一步跟着一步，大眾聽見奧大利向塞爾比亞宣戰了；聽見俄國調動一部分軍隊了；聽見德國宣布武裝威脅的態度了；聽見奧匈帝國沒有顧及那些在進行之中的協商，竟開始用大礮轟擊塞爾比亞的京城了；聽見威廉第二爲着強逼變局的成功和遏止協商的進行，又向俄國宣戰了。

法國呢，帶着言論上的和表現上的一種鄭重的考慮態度，來旁觀這種類乎雪山崩潰的變局。一陣冷靜莊嚴的決心，興奮了全國的觀念。誰也不想開戰，但是全體都用各盡義務的堅忍態度承

認了非開戰不行。在白天，巴黎是緘默的，各人專注於各人的深思遠慮。僅僅只有幾組發揚蹈厲的愛國羣衆，穿過協和廣場在史特拉司堡的銅像跟前高呼致敬。（註一）在各處街上的行人，用一種和藹的神情互相接近：像是他們不必曾經會面也一樣相識。眼波互相吸引，微笑帶着心同此感的同情互相酬答。婦女們都是發愁的；但是卻都故意提高了嗓子說話，去遮掩自己的情緒。每到黃昏，在長夏的晚霞之下，各處廣衢上面都塞滿了行人，那些住在偏僻區域裏的居民，如同在往日的革命時代裏一般，全向中心區一帶匯流，因而許多團體自行集合了，組成了一大隊高呼高唱的羣衆。這宗鬧轟轟的遊行隊，直向那電燈剛剛發亮的巴黎中心區遊行，他們舉着一面在萬頭之上招展而另由各種旗幟從旁擁衛的國旗，隊伍之長，經過一點鐘還看不盡。

在這樣某一個氣壓誠懇態度激昂的某一個夜裏，許爾和阿爾亨梭拉得到了一個意外的，不可解的和反常的消息：新近有人刺死了碩雷思。（註二）這消息在人羣之中傳來傳去，發生了傷悼，可以同時引起的驚惶卻比傷悼更多。「有人刺死了碩雷思嗎？那末這是爲甚麼？」民間的常識，素來根據本能向種種強暴手段尋覓一個說明，這時候都不敢下斷語了。安分守己的人害怕因此讓

成一次革命。許爾當時竟以爲他表兄的那種惡預言或許到了實現的地步了；這種暗殺手段可以引起種種復仇手段，和擴充而成一種內戰呀。但是成羣的民衆，雖然因爲他們一心愛戴的偉人之死而傷心地發愁，卻守住了一種悲劇意味的沈寂態度。沒有一個人，不從這死者的身外望見了自己祖國的偉大影子。

第二天早上，危險已經平息了。工人們談起那些將官們和戰事，彼此拿出軍籍證互相傳觀，聲稱一俟動員令公布，就各人按期復伍。

種種的變故，帶着一種僅爲過於有意義的迅速態度，繼續地一件跟着一件發生了。德國人侵入了盧森堡大公國，一直開到了法國的邊境上，而德國的大使依然在巴黎，口稱無礙乎和平局勢。八月一日的午後，許多手寫的小布告，陡然在各處張貼了，不久就有許多頭部印着兩面交叉的國旗的印刷大布告接着公布了。這就是總動員的命令。整個兒的法蘭西將要全體赴敵了。

——這一回，算是幹成了，那些在布告跟前停足的人說。

於是這些人的胸脯都挺起了，吐了一口表示鬆勁的長氣。魔夢已經結束了，這種殘忍的現實

世界，終究比那種捉摸不定的世界，那種望眼欲穿的世界，那種使一晝夜長得像一星期的危險黑暗的恐怖世界，令人甘心承受得多。

動員令從半夜十二點鐘發生效力。這一天一經到了傍晚的時候，巴黎發生了一種異乎尋常的熱鬧氣象了。旁人可以說是所有的電車汽車和馬車，都帶着一陣發狂的樣子跑。從來誰都沒有看見過這樣多的車子，然而那些想叫一乘車子的普通人，卻枉自費了許多氣力去招呼那些車夫：沒有一個車夫肯爲軍人以外的人做事了。一切的運輸器具都供軍人使用，一切的運輸路線都向車站集中。軍需機關的那些滿載布袋的重載大車，在路過時受着路上的普遍的歡呼，那些身著工人服裝運用這些「行動金字塔」的兵士，都搖起胳膊提起嗓子來答覆這些喝采。羣衆互相擁擠，互相推送；但是卻依然守着一種異樣的客氣。有時候，兩部車子互相岔住了路線，於是習慣的力量，就叫兩方面的開車的人，到了快要互相辱罵的地步，但是旁觀的人卻來調停，結果強勸他們互相握手。那些幾乎被一部汽車壓壞的行人，都笑着向車夫喊道：「弄死一個預備復伍的法國人！」那車夫就答覆道：「我也要去，明天早上走。這是我最後一趟車呀。」

許爾和阿爾亨梭拉在半夜一點鐘光景走進了廣衢上的一家加非館。他們因為白天裏感到種種情緒，彼此都有一些兒疲倦了。在一種灼人的和飽和了菸味的氣壓之中，加非館裏的顧客們，都搖着許多小的旗子，一面唱着馬塞曲。這種略視四海如一家的顧客，瞧着歐洲各國國民的成隊往來，用歡呼向他們致敬：「這些國家，都會和法國站在一邊，決沒有例外。」一對素來享受整齊平淡生活而依賴租稅過活的老夫婦，這天也破了慣例，在這樣晏的時刻還沒有回家，因為他們也被普遍豪興的潮流牽動了，所以一逕由下坡道兒走到這些廣衢上來就近「看一看戰事。」他們的坐位，剛好在許爾和阿爾亨梭拉的桌子旁邊，這兩個朋友的外國語言，就叫那個老頭子感到一種在他們視為重要的觀念：

——這兩位先生，他向他們問，您兩位相信英國會和我們一致行動嗎？

阿爾亨梭拉知道的事，並不比這個老頭子多些，可是他用確定的口吻回答道：

——那是毫無疑義的。這件事已經打定了主意。

——英國萬歲！那個矮矮的老頭子立定來高聲喊着。

後來，在他那個老婆子帶贊美意味的顧盼之下，他唱起一首舊日的愛國歌，一面舉起胳膊來表示歌聲的抑揚頓挫。

許爾和阿爾亨梭拉步行向朋卜街而行了。走到了總統府前的極樂公園，他們就和一個頭戴寬邊軟帽的人湊在一處；這個人對着和他們相同的那個方向慢步走着，雖然他身邊本來沒有同行的人，可是卻用一種幾乎算得是高的聲音獨自演說。阿爾亨梭拉認得這就是翟爾諾夫，就和他道了晚安。於是這個俄國人，不待邀請就和他們套上了腳步，一同向着凱旋門的上坡道兒走了。以前，許爾固然僅僅有過機會，和阿爾亨梭拉的這個朋友在門口彼此曾經脫帽致敬；但是情緒卻叫他向他有了點兒神交。至於翟爾諾夫，素來和誰都不客氣，這時候對待許爾的態度，絕對如同自生以來彼此就有了交情。所以他繼續發揮他自己剛纔對着那些樹木的黑影，對着那些無人過問的長凳，對着那些被路燈搖動的光線刺破的綠陰，儘量發揮過的那種理論之流了，並且他也不肯費事，向這兩個新聽講的人略加說明，僅僅只從剛纔停止的那個地方說起。

——在這個時候，這個俄國人喃喃地說，「他們」也用這裏的人的同樣熱病，大聲疾呼了；「他

們」相信自己將要爲防衛受攻的祖國的那種信仰心了；「他們」將要爲親族廬墓而死，務使誰也不來威嚇……

——您說的是誰，翟爾諾夫？阿爾亨梭拉着問。

——說「他們」這個俄國人如同這問題驚了他似地，睜起眼睛呆呆地瞧着這個向他發問的人。我在德國住過十年，曾經替柏林一家報館擔任過通信的職務，因其我徹底認識了那些人。既然如此，那末這時候在塞因河邊經過的這一切，愛國的呼號歌唱，被人搖動的國旗，也一樣正在施卜雷河邊經過。從外表看來，這固然是相同的；但是，內幕呢，何等的差別！法國，牠不肯打仗；今天黃昏時候，羣衆糊裏糊塗地摻雜了些兒亂喊「打到柏林去」的人。法蘭西共和國要的一切，就是旁人尊重牠和旁人讓牠在和平中生活而已。共和政體固然不是盡善盡美的辦法，我也知道；不過牠卻究竟比一個不負責任而又自稱天佑的君主專制政體好得多。

翟爾諾夫說到這裏就停了一會，如同向自己的頭腦裏面，去觀察一幅在自己幻想中顯出的畫圖似的。

——對呀，在這個時候，他繼續說，那邊的民衆團體，本因一種粗劣的唯物主義而自豪，也高呼：「打到巴黎去！打到巴黎去！我們可以到那裏，喝那種不花錢的香賓酒！」那些無所不爲去取新威望的崇拜新教的市僧和那些新近給世界丟盡臉皮的貴族，也都高聲喊着：「打到巴黎去！打到巴黎去！」因爲那些人知道的，就是這個萬惡的巴比倫，這個紅磨房（註三）的和貂山一帶飯館的城市。若是說到柏林那些可以稱爲我的同志的社會民本黨，他們的呼聲並非不及其餘的人那樣高，但是他們在呼聲上受到的訓練卻是兩樣：「打到莫斯科去！打到聖彼德堡去！壓碎文明危險物的俄國暴君！」

末了，在深夜的沈寂之中，翟爾諾夫放聲大笑了一回，這笑聲如同一陣紫檀小拍板的響聲似地激出了許多迴響。隨後，他接着又說：

——但是俄國卻比德國文明得多！真正的文明，並不只在乎有偉大的實業，艦隊，陸軍和講授科學的大學。這些東西，全是物質文明。世上的文明，還另有格外好得多的一種，牠指導精神，牠使得人類的尊嚴知道要求自己的權利。一個住在木棚子裏的瑞士人，知道尊重他國內同胞的平等，始

終比那一見少尉就要讓步的德國教授，或者比那看見一個姓上冠着貴族標號的任何人就卑躬折節如同奴僕般的漢堡大富人，都格外來得文明一點。我並不否認俄國人鑒受一種殘惡的虐政；這些虐政我個人也嘗過了一點兒；我認識了監獄裏面的飢寒交迫；我在西比利亞住過。但是一方面，應當留心我們國裏的虐政，就大半是從日耳曼民族傳過去的；半數的俄國貴族，都是德國人；那些以屠殺罷工工人和屬地百姓最著名的將官，都是德國人；那些維護獨裁主義的和建議流血壓制的高級文官，都是德國人。而另一方面，在俄國，虐政始終看見自己跟前豎起一種革命派的抗議。倘若說我們的民族還是半屬野蠻的，那末剩下的部分，都有一種高尚的精神，一種使人因酷愛自由而冒犯凶險的高等道德頭腦。在德國，就不然了，德國偶然有人爲保護人權倡過抗議嗎？那些反對普魯士專制帝政的知識分子在那裏呢？那些知識分子不是緘默無言，就是向君王獻諂。在兩百年的歷史上，普魯士對於牠那些無價值的主人翁沒有行過一次革命；而現在，德國皇帝竟像羅馬時代的尼洛大帝，同時是又奏樂又演戲的角兒，他用最駭人的大禍叫全世界憂愁，因爲他一心想在歷史上，去占名角兒在舞臺上的一種任務，他的民族，整個兒在這種假仁假義的胡鬧舉動下

面表示服從，而他國裏的學者們，都甘心負着污點稱他做「人類的幸福。」我們千萬不應當說那種壓在我們祖國身上的虐政，完全是俄國自有的：那些頂壞「察爾」（註四）都是那些情願摹仿普魯士王的。斯拉夫族的反革命黨，固然粗暴，但是他們也自悔他們的粗暴行為，並且有時候，他們還因此垂淚。我們見過許多俄國軍官，因為避免下令向百姓開槍，或者因為痛悔不應當加入了屠殺百姓的任務，因而自殺。現今的察爾，在一個人道主義式的夢想之中，曾經撫摹過世界和平的大度烏托邦主義，於是組織了海牙會議。而德國文化的凱撒，費了許多年而又許多年的功夫，去製造去潤滑一部為壓碎歐洲而用破壞機器。俄國人是個卑賤的，民本主義的和渴望公道的基督徒；德國人以基督教主義自居，但是他卻不過像古代的日耳曼人一樣是個崇拜偶像之徒而已。

這裏，霍爾諾夫又停住了一會，如同故意叫他那些聽講的人，預備來聽一種異常尋常的高論。

——我本人，他接著說，是一個基督徒。

阿爾亨梭拉是個明白這俄國人的觀念和歷史的人，這時候不免表示了一個詫異的姿態。霍爾諾夫看見了這種姿態，於是認為應當說明。他說道：

——真地，我素來不大顧及上帝，並且也不相信教規；但是我的靈魂，如同一切革命黨人的靈魂一樣，同是基督徒的。近代民主主義的哲學是一種教外人的基督主義。我們這些社會黨人，都愛護那些卑賤的人，窮乏的人，柔弱的人；都爲他們防衛生命上的和安逸上的權利，正和那些把苦人看做手足的熱心宗教者爲他們做的是相彷彿的。僅僅只有一個不同的地方：我們是用公道的名義來爲可憐的人主張尊敬，而基督徒用以主張這種尊敬的名義，卻是惻隱之心。但是此外，彼此都是相同的，我們盡力叫人類彼此了解以期達到一種較好的生活，盡力叫強者爲弱者犧牲，富者爲貧者犧牲，盡力叫博愛主義終於能統治全世界。基督主義，卑賤者的宗教，早就爲人類承認了享受安適的天賦人權；不過這種主義卻把幸福放在天上，和我們的「淚谷」（註五）相離過遠。革命學說和那些可以算牠後裔的社會黨人，把這種幸福放在地上的現實世界，要人類能設在塵世得到各自應享的份兒。好呀，我們在今日的德國到那裏去尋基督主義呢？德國製造了一個和牠相似的上帝，而到了自以爲信仰這上帝的時候，就是對著自己的小影表示傾倒崇拜。這個德國上帝，就是德國國家的反射，爲牠，戰事是一個民族的第一職務和各種實業之中的最可利用的。凡是其餘奉基

基督教的民族要開戰的時候，他們總感到那種介乎自己的計畫和福音的教導之間的矛盾見解，於是就藉自衛的必要辣手來做遁詞。德國呢，牠卻聲言戰事是取悅於上帝的。爲一切的德國人，不管他們在宗教上的如何不同，卻只有一個上帝，這就是德國國家的上帝，這就是威廉二世，在這時候，稱爲「他的聯盟強國」的那個上帝。普魯士爲了便於使用起見，創造了一個有野心的，愛復仇的和向其餘人類仇視的耶和華，算是早已向着那些最粗陋的多神教的偶像迷信開了倒車。在事實上，基督教實現的大進步，就是承認一神，並且從那裏設法創造一種相當的道德上的一致，一種爲人類間而施的和平的和結合的相當智能。基督徒的上帝說過：「你不要殺人！」後來他兒子又說過：「和平的人有福！」柏林的上帝就不然了，他頂着鐵盔，穿着馬靴，他和一般的德國人同受他皇帝的調遣，幫着他們去打，去搶並且去殺那些敵人。爲甚麼有這種異點呢？因爲德國人都不過是昨日的基督徒。他們的基督主義僅僅只在六百來年以前降世的，至於歐洲其餘民族的呢，就有一千年，一千五百年，一千八百年不等的年齡了。在最後一次十字軍的時代，普魯士還是在崇拜偶像生活之中過活。他們心裏，種族的驕傲和戰士的本能，在這時候合力產生了對於舊日已餒之神的迴

憶，並且把瓦爾哈喇（註六）中的嗜殺民族的殘惡外表，借給福音書的和平上帝。

在這條氣象莊嚴的通衢的沈寂境界之中，這個俄國人描摹那些以普魯士的上帝作承繼人的日耳曼古代諸神的形狀。這些古神，已被兵器的鏗鏘悅耳之音和血液的腥羶刺鼻之臭弄醒，所以大眾以爲他們久已因餒而死，而現在又將要在人叢之中出現了。那個名叫托耳的小腦袋暴神，已經伸長了胳膊，舉起了那柄供他打碎城市的鐵鎚了；伏訶丹磨快了他那枝以電爲鋒以雷爲鏃的長矛了；獨眼的倭丁因久餓呵欠，一面等候那些將要在他寶座前面自行堆集的死人了；那些披頭蓬髮汗臭四騰的處女瓦耳奇厲，都在雲端上飛馳，用悲號刺激人類，預備把那些擲來的屍首，像搭連袋兒似地搬在她們那些有翼之馬的臀上了。（註七）

他說到這裏，阿爾亨梭拉就岔斷了他的演說，請他注意德國的自負之處，並不專依賴這種無自覺心的多神偶像的崇拜，而且也在於科學的威光。

——我知道，我知道！霍爾諾夫絕不等阿爾亨梭拉有發展思維的時間，就這樣答覆。爲科學，德國人全是肯勤苦工作的。各人在各人的專門學問之中埋頭工作，他們都沒有遠大的目光，不過卻

都有堅忍的工作力；他們都沒有創造的天才，不過卻都知道利用旁人的發明，並且因為實業上應用了自己弄不明白的那些原則而致富了。在他們心上，實業遠重於種種純粹科學，掙錢的癡想遠重於種種有關於知識上的純粹好奇心；所以他們時常在他們的科學上面惹起種種重大的疏忽，以及在他們的科學上面混雜那樣多的幻術樣頑意兒，也都是這個原故。在德國，令聞廣譽的姓名都成了商業上的廣告，都用做製造品的商標。種種盛名之下的博學家，都改業而為療養院的企業者。德國某教授先生，向世界宣言自己新近發明了肺癆的療治法，而這件事，並不能免除那些害肺癆的像以前一樣死亡。另外一位，用數目字標明那種絕對制伏種種最難自白的隱疾的藥品，而世上的梅毒並沒有減少一個。不過這些重大的謬誤，卻代表許多可觀的財產；這些誤人的萬應靈藥，卻替牠們的發明人，和牠們的專利製造而兼發行的廠家，掙了幾百萬的純利；因此這些出品賣得很貴，只有境遇寬裕的人享得到牠的用處。這樣的辦法，若是把巴斯德（註八）的，以及其餘那些因造福人類而放棄發明專利權的博學家的那種淡於利祿的態度比起來，真是相差很遠。對於那些和純粹理論的科學有關的事，德國人固然專以借貸為生；不過卻反而能够從中尋出為自己獲利

的方法。所以爲他們供給種種學理上的綱領的，是戈畢諾和張拔良，這就是說是一個法國人和一個英國人，而德國人卻因此自號他們種族的尊貴；所以他們那個老邁的赫克爾，利用了達爾文和斯賓塞的科學糟粕，完成了一元哲學，這種學說的理論應用到政治上，就引起了從科學方面來承認德國自負的念頭，又因爲條頓民族是最強健的，竟以占領世界之權付與條頓民族了。

——我覺得您很有理由，阿爾亨梭拉又重新岔斷了霍爾諾夫的演說。不過近世的科學，難道不在「爲生存而鬭爭」的名義之下，承認這種有實力而來的權力嗎？

——不然，千萬個不然，若是談到了人類社會的問題！所謂「爲生存而鬭爭」以及所謂「爲生存而用的殘酷手段」也許——連這兩個字我還不敢很確定——不過是範圍那些下等物種的進化律；然而決然不是人類的進化律。人是一種有理智和進步的動物，而他的智慧使他有解決四週的惡運的能力，使他知道運用博愛和公平的原則，去代替生活競爭的殘惡性。世上的人，無論是貧的和富的，也無論是強健的和孱弱的，各自有生存的權利；世上的國，無論是古的和新的，也無論是大的和小的，各自有存在的和獨立自由的權利。但是德國的文化，不過是一個國家的高壓的

專制主義，這國家對個人和團體都加以編製，都化之爲機械，去做那種只因自負入迷的名義向世界而施的專制任務的工具使用。

他們走到了星辰廣場了。凱旋門在滿天星斗之下顯出了牠那一堆陰影。那幾條繞着這座營造物跟前分叉的通衢，一望無際地展開牠們兩旁那些串珠般的燈火。附近的煤氣燈，照耀了這座偉大營造物的基礎和那些雕在下層的人物；但是，在高一點兒的部分，濃厚的影子叫那些石頭都成了黑的。（註九）

——這真是壯麗，翟爾諾夫說。一道酷愛和平和生命甜美的文明潮流，從前整個兒從那裏經過。

雖然不是法國人，他並不因此而不受這座保存先輩榮光的莊嚴營造物的吸引。原來他不要知道從前的營造者是誰。總而言之，那些營造者，當時自信在石材之中，凝結了一種叫他們值得自負的特別觀念；但是後來那些眼光較爲遠大的後人，變更了這座營造物的意義，這就是說除去了原始的利己思想，又在那上面擴大了象徵趣味。譬如希臘的雕像，本來不過是當時的信徒們在祭